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徧于羣神

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孔頴達曰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祇同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曰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古之聖賢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黄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后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也柔安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維

朱熹曰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臣按人君有天下之大則凡在天之下者昭昭之際則有人冥冥之中則有神明而為人無一人之不得其所幽而為神無一神之不受其職是在人君懷而來之柔而安之不以幽明人鬼而有間則信乎有以當上帝之命而為神人之主矣不然人怨神怒而失其所以為君之道矣人君所以懷柔

之道奈何吁有民人焉則有德以懷柔之有社稷焉則有禮以懷柔之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吳澂曰貍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疈辜者披牲胷中疈磔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盖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

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無也其地則不祭

鄭玄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頴達曰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封内無此山川則不得

祭

臣按祭法謂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則是合山川雲風雨而為一也可見山川者雲風雨之體而雲風雨者山川之用也本朝合風雲雷雨與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同一壇總名之曰山川壇殆有合于祭法所謂神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

孔頴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黄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

陳祥道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治功曰烈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而野死烈者

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人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盖出于此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

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穆呼哩博勒呼博勒珠齊拉袞巴延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

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為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於彼今郊廟既立於此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議禮之事非臣下所當及者謹述所見如此或者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穆呼哩華亦皆為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澔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

臣按祀典之大者其在天者則為民之所瞻仰其在地者則為民之所取財用其在人者則為有德有功於民而除去民之菑患者也凡此等類則典禮之所祀非此等類則在所廢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按

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太牢

為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

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

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臣按秦始皇南廵望祀舜於九嶷上會稽祭禹北

魏文成東廵歴橋山祀黄帝然皆因所至而祀也

未有常典魏孝文太和始詔祀堯舜禹及周公然

惟用清酌尹祭而已脯曰尹祭至隋始定為常祀祀用太牢而唐因之

唐天寶六載勑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黄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

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户充掃除

臣按玄宗時嘗令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四户有闕續填其後有勑廢之至是代宗從道州刺史元結請而有此舉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户守視其冢墓有隳毁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

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
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
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
給守陵五戸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
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戸歲
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玄肅憲
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戸三

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髙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静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宋太祖次序歴代帝王給守陵户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盡善者焉其第一等十六帝給民五户第二等十帝給

民三户第三等十五帝給民二户皆令有司歲祀第四等惟禁樵採無陵户無祭祀其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於成康漢文之間朱温篡弑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别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吴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為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

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

生民者也是皆出於我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舍豈不大有逕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

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吴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以上

竝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

日致祭

宋太祖開寳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則先主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為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

本馬周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户趙簡子等各兩户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前代功臣烈士為三等皆據其有冢墓存者爾歷代勲德之名固不止此然其所品第者乃一人之見非萬世公論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

春秋委本州長史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竝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為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

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略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令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

呼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爲萬世法矣以上

忠臣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之家尚不欲絶種祠繼嗣所傳祭者況於國乎

楊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胡寅曰帝王無妄祭無儌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聖賢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

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匡衡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議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令兹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

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魏文帝黄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戸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

以埶左道論著於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黄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又有天下通祀者專祀者則俾有司考求其所以為神之故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於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及遊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

此靈應之迹命祠部輯為一書以備稽攷

徽宗致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毁之乃毁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之事顧於神祠乃加毁壞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

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所以神不神由人心之向背也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為神

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於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肅衛國忠肅諸廟皆勑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

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勲大臣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臣竊以謂古今時世不同而人物不能以不異人物既異則其鬼神之情狀在古今者亦或不能以皆同也雖然情狀雖或不同而感通之理則未嘗不一朱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

便没意思了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相關處嗟乎有天下者祭百神則天子者乃百神之主也既為之主則其氣類與之相關矣夫然則凡在天下之天神地祇人鬼何者而非天子之所主乎

以上論內外羣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羅佑湘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上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安國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

堯文徳之祖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蘇軾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

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羣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又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

乎上者咸在其中也况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奥豈可分裂各為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可見矣

朱熹曰受終觀象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臣按王者中天地立為神人主是以其初即位也明則詔告于遐邇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之神祇帝舜受堯之禪以有天下受終文祖之後遂類祭于上帝謂之類者意其所祭者非特一帝也凡

夫后土社稷與夫境内祀典所載者皆聚合于上帝而併祭以告之焉始也受終于文祖僅告于受命之祖一廟而已兹于祭帝之次乃精意以享夫三昭三穆之宗焉既禋祀矣於是望祀天下之山川徧索天下之羣神蓋以道里遼遠不能親詣望所在而遥祭之祀典衆多恐有或遺按所有而徧及之也洪惟我列聖登基之初首祭告于郊廟社稷繼遣臣僚分祭天下山川等神蓋與有虞之制

越千載而符合也或曰自漢以來解書者咸從周禮註疏依類之類孔註祭法六宗之宗蔡傳本朱子非苟同者而取之不以為非曰神之大者上帝也其次后土其次五土五穀之神舜告攝位雖山川羣神咸望祭而徧及之乃獨遺后土社稷乎受終文祖文祖之外豈無他祖宗若曾若祖若禰者而皆不使之與聞乎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相合然帝王異世不相襲

禮其制不必盡同也孔註謂文祖為堯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為七廟故舜始則受終于祖繼則禋享于宗焉註家又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所尊祭故謂之宗嗚呼后土社稷比之六者卑耶胡乃遺之也况寒暑即四時之候水旱乃雨暘之變既祭四時則寒暑在其中矣水乃雨之淫旱乃暘之亢不常有也古有雩祭蓋有所因攝告之際未水旱而預祭之何居或又謂三昭

三穆出於周非帝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年

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告廟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朱熹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堯廟如帝

之初即舜典齊七政脩羣祀等事也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朱熹曰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遠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馬端臨曰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柴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

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

俱從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即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

宮觀諸陵紹興兩攢宮光宗寧宗亦如之

馬端臨曰宋朝登極告祭之禮惟太祖創業高宗中

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禮乎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内禪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

臣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自堯舜禹湯周武皆然自秦漢以來禮文茍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于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為則蓋舜受堯禪以姓

言則舜與堯異以位言則舜受之堯蓋兼創與繼也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祖而徧祀羣神矣及夫堯喪既畢之後而復至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於天下羣神迨夫喪畢之後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幾合於舜典之義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燔柴望望而祭之秩牲帛

祝號之次第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祖用特特牲也

朱熹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陳澔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守也以上巡守出告儀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安國曰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武廟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告於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王遣

祭之文則似以為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以上營都

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赤色王命作册逸史佚也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廟中室祼灌地降神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蔡沈曰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逸祝冊者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右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徧也）來宣（布也）文武受命召公（康公奭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開也）敏戎（汝也）公（功也）用錫爾祉釐（賜也）爾圭瓚秬鬯一卣（尊也）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朱熹曰詩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汝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福如下所云也故又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

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書者掌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也奠于其廟

孔穎達曰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陳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禄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

明父子之賢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閎之策曰嗚呼小子閎受兹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之文蓋

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后土也請罪有夏以與爾有衆請命

蔡沈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冢土大社也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

衆致天之罰於商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將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舉武王告神之語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賈

公彥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也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也設軍社者社在軍中非常而祭曰類將有事于四望者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也獻于社者征伐有功獻捷于社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澔曰禡者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齋車言必有尊也

吳澂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毁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

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肉戎有受脤宜社之肉神之大節也

孔頴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

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主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内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尫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

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為百穀祈膏雨於啟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為民之心切遠也

呉澂曰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也雩者過時故書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陳澔曰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季秋之月大饗帝

陳澔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

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爾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雩而謂之宗尊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命樂

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絶或舞而擗踊或嘘而歎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戚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為降雨澤以甦民

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為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咒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刧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為雩壇命禮官叅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大雩之祭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熹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

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按高禖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人也）時（是也）維姜嫄（高辛世妃）生民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以克祀（祀郊禖也）以弗（弗之言祓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武（迹也）敏（拇也）歆（動也）攸介（大也）攸止載震（娠也）載夙（肅也）載生

載育（養也）時維后稷

朱熹曰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前也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

禖先禖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陳澔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為祠禖祈嗣之候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郊禖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黄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

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呑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關絶焉豈非大變事乎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為億兆生民之主宰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

若人為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為郊禖之祀以為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為古者祀高禖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

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焉于行禮為宜以上高禖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五嶽四瀆四鎮

鄭玄曰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賈公彦曰四望者不可往祭四向望而為壇祭之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

陳祥道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於羣神而祭之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告以其凶烖或言旅

或言大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祇同)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賈公彦曰大烖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以小宗伯為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禬四曰禜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禬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禜若春秋祭禜之屬

春秋左氏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孔頴達曰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鬼神

梁山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夫）重人（絳人乘重載之車者）曰國主山川

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脩文辭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臣按人君因災異脩德正事以回天意可也若之何禳之嗚呼上天之怒而示之以懸象豈祝史之

所能回哉

朱熹言于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内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䙝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禜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

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臣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雖天數之或然然亦未必非人事之所致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故其大者則有旅祭其小者則有禜祭焉然其將祭也則必去盛饌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舍于外郊陳其玉帛之幣致其自責之辭庶幾或有所感格於冥冥之中焉耳尚或不自脩省而徒事乎禱祈牲幣之間烏能有所感格哉後世此禮不明遇有凶

災往往假異端之徒按其科範誦其經咒不求之懸象之天而求之土木之偶其為誣瀆甚矣（以上禜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豫也）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珪璧所以禮神）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太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遘（遇也）厲（惡也）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元也）子之責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

蔡沈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請命二王欲以

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丕子元子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

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世之匹夫匹婦固有一念之誠可以感動天地者況聖人乎是則君父有疾難臣子以誠切之心為禱顲之舉則固有感通之理也然必至誠真切然後可以禱之不然則流于王莽之偽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鄭玄曰盡孝子之情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祈福也祠報福也之事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鄭玄曰内祭祀六宫之中竈門戸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

賈公彦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男巫春招（招吉祥）弭（弭去禍祟）以除疾病

胡宏曰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裁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禬禁祈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

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之不可無恒以巫醫並言而先乎巫孟子論術之不可不擇以巫匠並言而不及乎醫蓋以禱于上下神祇其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禬禜禱祠之事則未甞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儒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茍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為幻誕

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絶地天通之一事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朱熹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又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敎人一决諸理而不屑於𡨋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

臣按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且爲之蓋有此理也後世行禱之禮不傳而佛老之徒遂假之以爲齋醮之科臣子迫切之情籲告無

所往往資之以殫吾情遂為人世常行之事今古禮不可考而巫氏所招弭者世不復知其何法請如金縢設為壇墠珪璧之植秉雖不能盡備然用牲幣以將吾誠假祝冊以達吾意于以告乎宗廟之親于以籲夫上帝之尊于以徧夫當祀之神庶幾古人疾病行禱之遺意以上疾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儺也以索搜也室毆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音那下同九門磔裂牲謂之磔攘除禍謂之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

鄭玄曰季春之月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

季冬之月日歴虚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皆為厲鬼隨强陰將出害人也

陳澔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漢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

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黄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黄門倡侲子和嚾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雒水中

臣按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三時季春行于國中仲秋行於宫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理也若無

此理聖人豈茍於同俗者哉漢唐以來其法猶存
漢以中黄門為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為便今世此
法不傳然宫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
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宫
持咒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
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内臣依古制
以為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宫禁之一事也

以上
大儺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懐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守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

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于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

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

臣按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死為國至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為之者縱為之然亦

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于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歴真誠有是理亦真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于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祕祝之求也

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為矣以上封禪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上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學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

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吕祖謙曰設敎受敎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敎之入人之深當時設敎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讀為菜

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立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大學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之長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澔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馬晞孟曰釋奠用丁為文明故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先

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亦然陳澔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以奠幣為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則不用幣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玄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釋禮者謂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有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

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没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壊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

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者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見聞以明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當作釁）

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又釋

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即此釁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澔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

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葢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

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於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

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今制有朔望行香之禮此其權輿歟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及有

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𤣥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

聖人庠序置奠本縁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顔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顔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

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于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

孔子廟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

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顔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莫如

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

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顔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得升十哲曾子僘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于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自古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顔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

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之習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

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

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于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陋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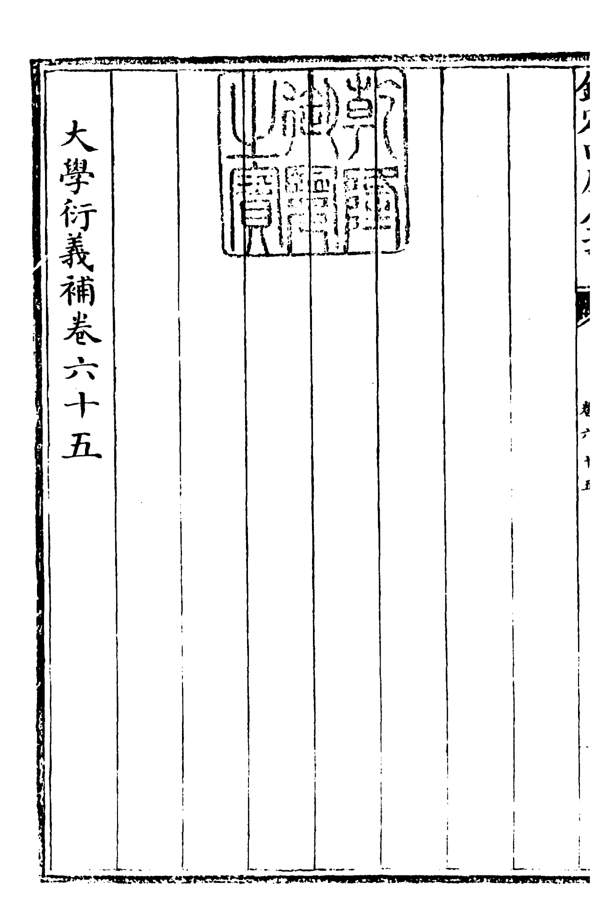
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
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顔子為兖國公
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
姚燧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
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
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

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宣謚法

之美者不過聖善周閘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羅佑湘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諡孔子為𤣥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

皆為公𨛬伯曾參以下為侯曾史左丘明以下為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先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者謚之有無固不為之輕重況加之非聖

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大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

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為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

人命名之意不同然聖君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本朝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猶遣一次臣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内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則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

上下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于堂下而施于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

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顔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增入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

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祀孔子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臣按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

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恵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徳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顔回為兖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汲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来相傳以孔門高弟顔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于廟堂之上其後升顔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顔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顔孟别躋子張於曾

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于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宫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莚之地如此奚以為訓

臣按熊禾謂宜别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顔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

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道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敎民孝矣然臣以為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于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

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于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

臣按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

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臣嘗因是而論之古今異時制度不一用古者則當純於用古必欲從今之宜則當參酌古制而以義起必合於人情宜於時俗斯得古人制禮從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為宜矣今既塑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間而所謂

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為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為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

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顔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顔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顔孟之説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顔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于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

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顔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葢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焫蕭合羶薌今用薫香代之為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為瀆臣竊以為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理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

之神政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聖祖之盛製

而予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

而因循耳先儒謂議禮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司

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

其一二得所當議者臣於此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歴代忠臣烈士亦皆當

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

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

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

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

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爇今所謂

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焉其後遂以朔望行

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

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

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為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崇德蓋以報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為貴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槩論使其仁如堯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無得而可議矣然堯舜文武之祀止於朝廷一廟及其陵寢而已不天下徧祀也況於儒者之道佩仁服義尊德樂道固其性命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茍有德者即祀之則亦不勝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為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為言事下儒臣議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

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于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揚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葢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澂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揚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於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况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于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

為摯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殁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

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没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

臣按脩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兎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政有望於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説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

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為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于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

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王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矣

臣按本朝于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

與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

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衮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咸秩無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于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於是教之人必

其道徳著于當時軌範垂于後世其功不可忘者也孔子删述六經垂憲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與郊社並非徒以是尊崇之也報其垂敎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濵以輔周室其以武功見於經者特以時維鷹揚之一語世之所傳六韜乃後人假託者耳其于武事外此畧不他見凡兵家所傳七書者多權謀狙詐之術不得與聖經比老子以佳兵為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為不祥況其作書敎人

變詐以相殺害者哉其為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六